

# 死刑犯

● (日)加贺乙彦

著

包容译

上

群众出版社

本书获日本文学大奖





0453271

239334

# 死刑犯 上

(日)加贺乙彦著 包容译

群众出版社·一九九三年北京

《死刑犯》(原书名《宣告》)作者:加贺乙彦  
著作权(C)1979年。

日文原版 1979年发行。

中文版版权经日本著作权输出中心获得,  
加贺乙彦认可。



加賀之彦

## 作者简介

加贺乙彦，日本当代著名作家，战后派文学代表人物。1929年生于东京，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，战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，获医学博士学位。曾任大学教授、精神医学和犯罪心理学专家，现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、日本笔会理事、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。其作品多次获文学大奖。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春天里的暴风雪  
..... ( 1 )
- 第二章 在那边..... (118)
- 第三章 论 恶..... (256)
- 第四章 泪 囊..... (409)
- 第五章 死者之船..... (553)
- 第六章 灿烂的鲜花..... (707)
- 第七章 赤身的人..... (777)

# 第一章 春天里的暴风雪

## 1

铁与石的回响，沉重的手推车走在嵌在水泥地里的铁轨上，那是送饭的车。推车的蓝衣杂役犯，看上去挺不情愿。看守掏出钥匙，从开锁的声音听得出钥匙上有油，生锈的铁门打开了，嘎吱吱地刺耳。

等待这一时刻的人们，立刻动作起来，发出喧闹的声音：脚步声、说话声、特别是水声。洗餐具、用厕所、洗涮，水在屋墙范围之内，哗哗地流着。仿佛那墙里有复杂的内脏，肠液、血液和粘液在里边流动。但是，过了这一阵高潮之后，喧闹逐渐平静下来。人们回到各自的房里，按照个人的安排，度过他们的时光。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下棋，有的埋头完成自愿工作，有的写诗，有的写信，也有的看书。

他家雄把毛毯铺在榻榻米<sup>①</sup>上，把叠

---

① 日本式房间铺用的厚草垫，表面是草席，每块榻榻米的面积不足两平方米。——译注

起的被子当桌子，坐下来。他翻开看了一半的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》，看了几行，为的是重温一下，却提不起兴趣，视线从书上折回来，看不下去。

有一种不祥之兆。好像今天早晨要轮到自已了，他忐忑不安，像风前残烛，只要屋门一开，就会吹灭，一切都完了。

天明时，他做了一个大梦：好像彻夜风狂雨暴。天亮以后，干爽的里院沐浴着阳光，才知是梦。然而，梦往往是现实的先兆。那一次，梦见邻房遭到不幸，后来，果然应验了，他无法保证那暴风雨不是现实的预兆啊。

黑暗的未来，正在悄悄地走近。这样清晰的预感，不比寻常。

他望着窗边，那里有一块榻榻米大的地板，窗下是洗脸池，右边是冲水便器，左边是柜橱。洗脸池搭上木板兼桌子，冲水便器加上盖子就是椅子。柜橱门上是铁丝网，看得见里边。这些设备在这里是统一的，他早已司空见惯，没有什么新鲜。

但是，现在，他好像在旁观那死者之屋，仿佛有人高声谈论。

“唔，这就是刚才被处刑的楠本他家雄的房间啊，收拾得相当整洁嘛。”

“他有洁癖。”

“吓，有好多辞典呢。是个好学的人啊。天主教大辞典、圣经、基督信徒宝鉴。他是个信徒么？可不是，墙上有天主教挂历、圣母玛丽亚像、苦修会修道院的画片。”

“内衣都洗净啦。果然是个干净人。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信，用橡皮圈捆得整整齐齐，还打扫过呢。”

“他也喜欢花儿。郁金香和菊花，插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。”

他们在房里收拾，把他的私物都收拢在一起，拿走了。空荡荡的房间，住过人的痕迹全消失了……

然而，现在，的确有点异样。他定了定神，凝视摆着大辞典和圣经的地方。本来整理得整整齐齐的，现在显然被弄乱了。而且，天



主教挂历也歪斜得不像样子。

每天早上，他一起来就用铅笔把昨天的日期抹掉，今早也抹过，他的禀性驱使他，不摆正东西心里就不舒服；所以，不会把日本的二十六圣殉教者<sup>①</sup>弄得像躺在十字架上午睡似的。

“也许是风吧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“不，风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”另外一个声音说。

“可是，除了我，谁也没来呀。而且，从昨晚到现在也没查过房……”

“肯定有人过来了。”

“到底是谁……”

他依旧站在一旁，望着柜橱上边，他发现圣母子石膏像的位置移动了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摆得整齐的书，凌乱了，文件夹里露出一张美浓纸，大概是谁想按进去，反而弄出褶子。他咋了咋舌，把它抽出来，打印的字在纸的皱褶之间向他嗤笑。

本案驳回上诉。

那是判决书的副本。六年前的一月二十五日，在最高法院第二法庭，下达了这个判决。因为案子到最高法院以后被告不出庭，所以，母亲从法院赶来把结果告诉他。母亲哭泣着，他安慰母亲说不会立刻处刑，他顺从母亲的意愿，马上写了改判申请。第二天，律师井木宙前来说明情况，他才知道法律条文是强大的铁链，已把他紧紧地锁住了。

“是啊，高院的判决就是最高裁决，以你的个人力量是动摇不了的。判决后第十天，死刑自动生效，你就被确定了死刑犯的身分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二十六圣，是日本最早的天主教殉教者。庆长元年(1596)，在丰臣秀吉的镇压之下，于长崎被处磔刑，后被教皇追认为圣人。磔刑，即钉死于木板上。——译注

了。执行的日期，由确定之日起，六个月之内按法务大臣的命令执行。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天，突然就下达命令。不过，可以根据种种理由延期执行。申请恢复上诉权、请求复审、特别上诉、请求大赦等等，能够延期到手续结束。但是……”

律师忽然中断了他的谈话。下边的话，他不听也知道了。即使履行了一切手续，结果也难免执行。

“但是，延期的可能也并非为零，”律师改变了口气，“科学地说。”

一向重视情况和心理的律师，头一次说出科学这个字眼，他看上去似乎有点儿羞怯。他家雄满脸严肃，想要消除律师的笑容。但是，律师依然满脸堆笑，拍拍他家雄的肩膀，亲切地走近，像传递情书似地交给他判决书副本。判决书上只有一行字：

本案驳回上诉。

仅仅一行字，像一柄利剑，斩断了他的命脉。这句话好像在炫耀它那无敌的力量，在他面前讥笑。

“这东西，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呀？”他问自己。

“所以说，有人恶作剧啊。”另一个声音回答。

他拉平美浓纸上的皱褶，将它压在天主教大辞典下，再把圣母子像摆正。他坐下来，阅读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》，很用心地看了几行。虽然说不清是一百万年以前，还是两百万年以前，反正在遥远的古代，地球上已经有和现在大致相同的动物了，狼、狐、鼬、穴熊、鹿、野猪等等。但是，只有人类还没有出现。和现在差不多，现在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居然也找不到人。一点儿也不错，一个人也找不到。果然不错，是那样。人类好像被谁匆忙制造出来，刹那间就出现了，扩散到整个地球上。这种奇怪的生物进行了无数次交配之后，生出了这个我，楠本他家雄。不错，不错，是这样的。人类既然

能在刹那间出现，那么，也会在刹那间消亡。这是他的幻想。人类统统死绝，和二百万年前一样，地球上只剩下动物：狼、狐、鼬、穴熊、鹿和野猪。

“好开心啊！”他大声说着，笑了。想不到一笑就笑得捧腹，连小腹都痉挛了似的，不可收拾。如果不是狱规禁止，他真想在地板上打滚儿。他把后脑勺撞在墙上，头盖骨具有一种弹性，从坚硬的墙上反弹回来。虽然用力过猛骨头可能会碎，但是，他很会掌握，撞到一定程度时眼冒金花，那就是危险的信号。只要那时停止，头部的血液向下流，兴奋也可抑止。他撞了几下，墙那边也用沉重的敲击声回答他。隔壁的河野抗议了。他家雄停止，那边也停止；他开始，那边也开始。反复了一会儿，他想和河野交谈了。

窗子把手上的螺丝松了，不能全打开，铁丝网挡住手，够不着螺丝，他曾两次请求修理，官方却无人理睬。总算打开一道缝儿，从磨砂玻璃的空隙能望见庭院的一部分。一条柏油路穿过枯黄的草坪。风声把人们的闲聊吹进窗内。“3 八步”“4 三角”，<sup>①</sup>邻室的正在下口头棋。有的咒骂看守，有的讲女人，也有的埋怨粗劣的伙食，大笑、喁语……一阵阵传来。

那些聊天的都是集中在四监二楼里的零号区囚犯。收容番号的尾数为零的零号囚犯，在这个拘留所里受到最严密的监视。那里有十几个像他家雄那样死刑确定犯，还有几个确定了无期徒刑等待移往其他监狱的，二十来个一审宣判死刑或无期而上诉的，以及十来个正在接受一审的被告。他们都是杀人犯，有的将要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；有的已经判刑，所以，全被关押在特别牢固的单人牢房里。因此，他们之间只能透过窗子来交谈。

他家雄叫了一声河野，他没有回答。用拳头敲四下作暗号，又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棋，日本人称为将棋。据说传自印度。棋子有王将（玉将）金将、银将、桂将、香车、桂马、飞车、角行。棋盘为纵横各九道线、八十一个步位。——译注

叫了一声。回答了。声音压得很低。那声音使他感觉到对方从三角眼里射出的犀利的目光，他总像是警惕着什么。

“倒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想聊聊。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看书。”

“用功哪，那，过一会儿再说吧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河野好像恩赐似地说。“说说也没关系。说吧。”

“是啊，”他家雄思忖着。人家让他“说吧”，他反而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题了。

“我有句话想问你，”河野用探询的口气说。“你，好像不久以前，见过所长。”

“噢，那件事啊。”他家雄一惊。他对谁也没说过，河野怎么听说啦。他警觉地说：

“不是我找他们，是他们叫我的。太突然了，被他们叫去。”

“嗯，你，说了些什么？”依然是询问的口气。他要问的并不是所长为什么事把他叫去，而是问他说了些什么。河野相信处刑的顺序是根据所长的意志决定的，而且，他推测在零号囚犯当中有奸细，向官方报告死刑犯的动静。

“我在杂志上连载的狱中纪实，写得太露骨了，受到了警告。”

“如果是那么一点儿事，区长提醒你一下就行了，又何必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……”他家雄不说了。他发现一提到所长，附近说话的声音忽然小了，大家都暗地里竖起耳朵听着。言词必须谨慎了。“也许顾忌到限制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会涉及人权问题，所以，所长才亲自出面婉转地和我打个招呼吧。”

“嗯，你到底写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弄不清楚。我一点儿也猜不出来。”

“对方指出来了，具体的地方。”

“一点儿也没说，只是婉转地、含糊地叫我注意。”

“奇怪啦。为那么一点小事把你叫去，奇怪呀。”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喝止他，片桐当场顺从地不做声，但是，他在房里大肆发作，几乎闹了一个小时。他脱得一丝不挂，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响，敲碎玻璃，用碎片把全身皮肤划破，身上像涂了红油漆似地流血不止。自那以后，零号区玻璃窗里侧就安上铁丝网了。因此，后来对他念经也就默认了。

听他念经，就像遭到皮鞭抽打，浑身觉得疼痛和疲倦。他家雄自付不可能像他那样如醉如痴而又十分虔诚地祈祷，这种软弱的心理使他烦躁起来。他关上窗子，面向棉被“桌子”。这一次，《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》把他的注意力很自然地吸引过去。任何事物，要真正找出它的开端是不可能的。人类的起源也是一样。将近二百万年之间，在地球这个行星上除了产生了人类以外，没有出现任何新事物。人类是崭新的，人类带给地球的变化在悠久的地球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。譬如，动物就没有刑罚。发明刑法、监狱和绞架的是人类。惩罚和死刑是人世间的事实，对于地球来说却是新事物。

“我是地球上的新事物啊！”他家雄下意识地自言自语着。远处有脚步声走近，他中断了阅读。

## 2

囚犯们听惯脚步声了。虽然对巡逻的看守的脚步声特别敏感，但是，对它的反应却已经迟钝了。只是留意着，并不特别担心。至于其它脚步声，大部分就置若罔闻了。如果对出庭、接见、放风、就诊、人浴、转房，不间断地进进出出的犯人的脚步声都去注意，怎么受得了。

然而，他们对另外一种并非寻常的脚步声，却非常敏感。夜里，

跑来给兴奋的病人注射的医官、来这里学习监狱法的司法实习生、得到特别批准的美国留学生……这些通过送饭口上边的通气孔，都能听见。不过，还有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来访者。

他们一来就是七八个。保安课长<sup>①</sup>带着特别警备队的看守一出现，那就是行刑之日了。那森严的气氛，令人立刻明白，那种时刻来到了。不过，教育课长或者区长带领一两名看守来访时，大体上是行刑的前夕，表明拘留所方面在保安和戒备方面都已就绪，可以顺利执行。对于他们，单凭脚步声就很难听出来。

现在，他家雄听见了三个人的脚步声。他们好像在走廊的地毯上故意蹑手蹑脚，却又很坚定，自然是他们来了。看来，昨夜的预感应验了。走在前头身子沉重、脚步慌乱的大概是矮胖的教育课长，他是净土真宗和尚，头上戴的制帽，总和他的为人不大相称，圆圆的脸，满脸堆笑……

“喏，楠本他家雄，所长叫你。”

“是来接我么？”

“不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不论怎样，你去一趟所长室吧。”

走到离单人牢房已经很远的地方，他又问一遍：

“告诉我，是那个吧。”

教育课长微微点头，却又否定他的动作似地摘下帽子擦汗。剃光的秃头直冒热气。这位善良而又胆小的和尚，害怕囚犯因为他而产生恐惧。他又擦了一次汗。他为了执行他所厌恶的任务，已经走得浑身是汗了，他喘息着，脚步也乱了。

跟在他身后的两个，也许是特警中的年轻看守，也许其中有一个是区长，小碎步，很急促却又踌躇，甚至有些跌跌绊绊。现在，他们在值班台前停了一下。教育课长和值班看守互相敬礼，递个眼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的行政或企业的组织机构，大体上由组长、股长、课长、部长组成，课长与我国的科长大致相等。——译注



色。值班的—看就拿起钥匙串，在前边带路……

噢，他们走过去了。他家雄长吁一口气，目标并不是他。虽然‘预感’失灵，却有点儿喜悦，他继续静听那些脚步声。

脚步声在对面一排房的左边，高桥、砂田、安藤附近停下了。隔着屋门，隐隐听见好像安藤的声音。穿橡胶拖鞋，走路像踩地板，一定是他，是安藤。来接安藤修吉了。安藤就像他的绰号“哥儿”那样，满脸稚气。修长的身材，身上没有多少毛，长腿像少女似地具有魅力，在浴室和运动场上，它吸引着贪婪的目光。有人趁看守疏忽，拍他那小小的臀部，他就像被人发现隐私的女孩子，耸着肩膀笑起来。

他出生在东京神田区末广町，父亲在鲜货市场批发香蕉，生活过得富裕。他是独生子，娇生惯养，进了富士见町的教会学校。那里差不多都是富家子弟，小学高中一贯制，不必考试，所以，在校内悠哉游哉，过得舒舒服服。父亲对他有求必应，要什么给什么，但是并不喜欢他。小学放暑假时，学校里布置采集昆虫作业，父亲给他买捕虫网、三角纸、展翅板等工具，可是，不带他去捕昆虫。他拿着捕虫网在神田区的明神和汤岛教堂转了一天，结果一只也没找到，只好回家。父亲看见他那副样子，大发脾气，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不许他吃晚饭。父亲因为繁忙而经常不在家，一看见儿子，就把平时没见面的老账都翻开来，说得他一无是处。有时还牵连到母亲，“都是你把他惯成这副样子”。气盛的母亲也不示弱：“你不关心孩子嘛。”父亲容不得任何人违抗他的话，母亲一句话惹得他暴跳如雷，掀翻小饭桌，摔碎饭碗。他急忙逃到二楼，躲进自己房间。一会儿，母亲也逃过来。

因为他在学校里功课劣等，给他请了家庭教师。父亲亲自去东京大学找来一位大学生，每周到这间学习室来三次，上完课，他通知楼下，母亲就亲自端着洋点心和红茶送上来。平时来客人，只由女佣接待，母亲对家庭教师却格外殷勤。洋点心是从东京最大的三